

诗话清明

王琮

欲说清明缘何起，一场细雨越千年。清明时节，总有一场细雨不期而至。它像一卷被岁月浸湿的宣纸，在天地间洇开墨色，将千年前的诗行与今日的烟雨悄然叠印。那些泛黄的典籍里，清明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气，而是被诗人的笔尖蘸满离愁，晕染成一幅水墨长卷，既有新火初燃的生机，也有旧家苍生的寂寥。

寒食烟中寻旧事，“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最早是作为寒食节的余韵出现的。古人禁火三日，以冷食缅怀先人，直到唐代“清明取新火”的仪式出现，这个节气才在禁与燃的辩证中找到了平衡。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中描绘的“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将寒食的凄清与清明的生机并置，仿佛听见历史在灰烬与焰火间低语。而杜牧笔下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则让这场细雨成为连接生死的纽带——行人的踟蹰步履，既是路向祖先坟茔的朝圣，也是穿越时空的诗意迁徙。

绿水青山生死契，“踏歌催鼓过清明”。宋代画家在绢帛上勾勒清明图景时，总爱以青绿山水为底色。《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秉承清明色系，只此青绿，无以复加。这种审美取向在诗词中化作具体的意象：苏轼“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的素净，与晏殊“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的空灵，共同构筑起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美学空间。就连最朴素的农事活动，在黄庭坚、范成大的笔下也成了诗意清明：“踏歌催鼓过清明”“野田荒家自生愁”，死亡与新生在此达成和解——先人的骨殖化为春泥，滋养着新苗破土时的脆响。

人间何处寻归宿？“几家坟上子孙来”。清明最动人的笔墨，往往藏在那些无名的漂泊者身上。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寒食》中写下“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将祭祀的纸钱幻化成追思的翅膀，血泪浇灌出的杜鹃则成为永不凋零的哀恸。而元代无名氏的“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以白描手法勾勒出众生相：无论是达官显贵的朱漆棺槨，还是平民百姓的黄土矮丘，最终都将在明代高启的“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的诘问中，回归时间平等的本质。这些诗句像一面青铜镜，照见每个时代里相似的孤独与追寻。

“佳节清明桃李笑”，新火烹煮古今愁。当现代都市的霓虹遮蔽了星辰，我们依然能在清明夜的厨房里找到古老的呼应。新火初燃的灶台上升腾的热气，与苏轼“且将新火试新茶”的雅致遥相呼应。那些被钢筋水泥割裂的乡愁，在青团艾草的清香中悄然弥合。就像欧阳修在《采桑子》里写的：“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今日的西湖畔、南湖畔、雁塔前，城楼前，游人如织与古诗黄卷中的“倾城出游”重叠，只是赏景的眼眸里，多了几缕跨越千年的感伤。

站在先人墓前，走进“嘉峪故园”，忽觉那些被雨水打湿的诗卷从未真正消失。吴惟信的“游子寻春半出城”仍在春风里回响，黄庭坚的“佳节清明桃李笑”依旧在枝头绽放。我们手中的菊花与古人供奉的柳枝，本质上都是时间写给永恒的请柬。当最后一片纸钱化作飞蝶，恍惚看见整个华夏文明都在这场细雨中完成着温柔的轮回。

纪念在清明时

李志刚

逝去的青春随泪水涌现
陪伴的时光已成印记
那闪耀的过往
揪扯着柔弱的心系

蜿蜒的河床流水清澈
金色的年华追梦崇尚
致激情的岁月
英灵化风推向向上

挥不去的情爱
仍在烟火中同行
感动的瞬间

历久弥新
一丝丝的温度
都是永恒的珍藏
赐予的力量
铸就成长
祭奠生命的光驱
弥留亲情、爱情和友情
仰望时空
唤出一轮寄思的明月
纪念英烈
追寻光荣足迹
清明时节鲜花簇簇
呈献崇高的敬意

清明雨落念忠魂

袁应龙

清明的雨丝斜斜地织着，我站在新四军纪念馆的檐下，看黑色黛瓦上的水珠聚成晶莹的珠帘。玻璃展柜里，一顶缀满补丁的破军帽静静俯卧，帽檐上的红星虽被岁月磨得斑驳，却依然投射出灼目光芒。讲解员的声音裹着潮湿的水汽：“这是15岁的通讯员小柱子留下的，他在青弋江畔被日军追上时，怀里的情报裹着尚未凝固的血……”

丰碑无语，历史有痕。烈士陵园的台阶被雨水洗得发亮，每一级都沉淀着历史的重量。我驻足凝视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指尖轻轻抚过冰冷的石碑，仿佛触摸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碑文中“铁血山河”的刻痕里还嵌着昨夜雨水，在晨光中折射出七彩光晕。1937年淞沪会战的硝烟里，年仅19岁的陈怀民驾驶战机撞向敌机，座舱里还留着他写给妹妹未寄出的信；1950年长津湖畔的暴风雪中，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口袋里装着家乡寄来的炒面；2023年四川凉山的海海中，31名消防队员用生命筑起防火长城，他们手机相册里最后保存的是战友们的笑脸。这些名字背后，是无数个鲜活的生命，

命，是无数个破碎的家庭，是用热血浇灌的山河无恙。

陵园深处的松柏滴着清泪，一位老兵正在给孩子们讲述血色往事。他布满沟壑的手掌抚过纪念碑上斑驳的弹痕，仿佛在抚摸战友冰凉的脸庞：“我们指导员肠子都流出来了，还举着驳壳枪往前冲……”孩子们胸前的红领巾在雨帘中燃烧，像一簇簇跃动的火苗。扎马尾辫的女孩突然举手，睫毛上挂着水珠：“爷爷，您怕过吗？”

雨幕中传来稚嫩的童声，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老师带领下敬献花篮。“孩子们，清明不仅是踏青的时节，更是我们缅怀先烈的日子。”老师的话语混着雨声飘进耳中，我看见孩

清明必定有雨，无论天气阴晴。

一提及清明，我们的脑海里总是会第一时间闪过杜牧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并且往往只闪念这两句，后两句早已湮没进了如潮的思绪中。纷落的雨丝、感伤的心情，成为清明的一脉基因、一份情愫，与这两个字形成一个整体，种进了我们的心海，稍一触碰便泛起涟漪。

这一天，我们加倍思念故去的亲人。“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一杯黄土、一叠黄纸、几块糕点、一杯清酒，把所有的思念与回忆、幸福的滋味、生活的不易，默默地向阴阳两隔的亲人倾诉。那闪烁的火苗，真就如信使，传递我们的情感，抚平伤痕与泪迹，化解心中忧郁，灰飞处，站起来，拍拍膝头的尘土，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这一天，我们分外感念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一枝黄菊、一腔敬意、几许痛惜，在素未谋面的英雄墓前久久肃立，把今日之盛世，无声地

清明哀思入笔草木春

谢晓红

述说给他们听，也用心去感受，他们所经历的惊涛骇浪、热血峥嵘。转身时，他们的铮铮铁骨，已为我们的精神补钙。

这一天，我们就这样，以与故人对话的方式，回溯生命，重新审视生命、理解生命。这一天有慎终追远的感伤，却并没有呼天抢地的悲痛，有天阴雨落的清凉，却没有风起沙扬不识前路的混沌。这一天是心灵的过滤器、生命的加油站，因为读懂了生命，我们更加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在故人墓前，我们把思念与伤心寄存，把痛与累卸下，带着



一缕幽思 新华 摄

思 念

王艺锦

春风拂面，带来千丝万缕的牵挂
花儿竞相绽放，传递沁人心脾的暖意

思念，正透过宇宙天地蔓延

你看
宽广的大地，是那曾经令人心安的怀抱
耀眼阳光，犹如灼热的亲吻
忽暗忽明的月色，诉说着清冷的忧伤
星星，深情凝视你我入睡

思念，幻化成野马尘埃如影随形

我感受到
淅沥的小雨，像在温柔抚摸着头发
七彩虹光，是不舍离去的留恋
沙沙作响的树叶，如同喃喃细语的

呼唤
雾气，将无言的哀愁弥漫

记忆，延续逝去的生命
万象，给予不息的重逢

思念，回荡在这满溢又空荡的世间
陪伴我们走完一程又一程



肖本祥 摄

子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清澈的光芒。他们或许还不懂战争的残酷，但手中紧握的小白花，早已在心中种下了信仰的种子。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踮起脚尖，把自制的千纸鹤系在墓碑上，纸鹤翅膀上歪歪扭扭写着“谢谢叔叔”。另一个男孩郑重地行了个少先队礼，红领巾在雨中格外鲜艳。

暮色渐浓时，雨停了。天边泛起鱼肚白，一轮新月悄然升起。我站在纪念碑前，看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听春风掠过松柏的沙沙声。那些沉睡在地下的英烈啊，你们可曾看见今日的盛世？高铁穿越田野，航母游弋深蓝，神舟遨游星河，这盛世正如你们

所愿。远处传来《我的祖国》的旋律，跳广场舞的人把红色绸扇舞成跳动的火苗，外卖小哥在暮色中穿梭，他们的电动车尾灯连成流动的星河。

清明的雨会停，思念的长河却永远奔涌。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献出生命的英烈们，早已化作夜空中最亮的星，永远守护着这片他们热爱的土地。当我们在春风里享受岁月静好时，请记得在心中留一片净土，安放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忠魂。在城市的霓虹里，在乡村的炊烟中，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让我们把英烈们的故事讲给孩子听，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英雄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向死而生的乐观主义精神，重新出发。

对，重新出发。君还记否，杜牧笔下细雨纷纷中牧童那随手一指的天地——杏花村。那里有杏花、有酒家，也一定有青草吐绿、幸福人家。无端地觉得，杜牧笔端的这轻轻一指，是指向了700余年后汤显祖笔下的南安府清乐乡，那里“红杏深花，萼蒲浅芽。春畴渐暖年华。竹篱茅舍酒旗儿叉。雨过炊烟一缕斜。提壶叫，布谷喳。”那里“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那里“雨过有人耕绿野，村村

写给海燕

(外二首)

李绒绒

海燕，你安静的笑
时常在夜里描摹星辰

“我不愿想起你”
你的母亲却绣了满身的月光
喊你的乳名，千千万万遍
直到背篓里、山谷里、骤雨中
都是你的回应

我擦拭眼泪
这世上，若没有你
会有什么遗憾和悲戚
可这世上，不再有你
却又无处不是你

清明祭

将所有的纸张、香油和鲜花
在铁匣子里燃成灰
墓碑只是一把思念的锁扣

雨露桑麻”。桃花正红、杏花正开，团团簇簇的花朵，簇拥着青翠油碧的嫩芽，那是怎样的生机勃勃。人们不耽于思亲的伤悲，祭奠归来，怀揣新生的希望与向上的力量，与逝者相忘于生活，积极乐观迎接将来的一切。

清明，本就是春和景明、天清气朗之意，自古便不但有祭祖怀古的礼仪，更有寻春踏青的习俗，还有劝农耕种的仪式。在这阳光和暖、吐故纳新的季节，人们礼敬祖先，是寻根，是怀旧，是对家族根源的铭记，对家族精神的传承；人们踏青赏绿，是自勉，是展望，是对春天的礼赞、对新生命力的庆祝、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岁时百问》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雨丝落处，空气清新，花开正妍，新的生命蓬勃生长，自然界一派勃勃生机，我们把心头的那份哀思寄入笔端，化作前行的力量，珍惜当下，奔赴未来。

清明有雨。雨润万物而无声。

我宁愿这世界没有生死

一定要多留恋几处人间
将清澈的水多看上几眼
追悼的烛光照得亮堂堂
把灵魂归还于浩瀚

我要多怀念一个人

有月亮的地方，就是故乡了
今夜，我要怀念一个远行的人

你看，抬头望去是同一枚月亮
月色冰凉，无法抵达地面

我们还能在满是沙尘的空间里归来吗
变成孤独的月光，浇灭整个故乡的肃静

我希望你晚睡
可以一言不发揣测我的心意

清明时节话清明

徐兆宝

清明，是落在二十四节气里的一滴泪，湿漉漉地悬在春的眉睫。杜牧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飘了千年，至今仍能淋湿每个中国人的衣襟。暮春的风裹挟着柳絮掠过碑石，天地间浮动着青团与艾草的清香，仿佛时光在此时打了个结，一头系着生者的凝望，一头牵着逝者的回眸。

《岁时百问》有言：“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柄指乙，阳气升腾如茶烟袅袅。农人观《齐民要术》按节令播种，诗人却从《月令七十二候》里窥见玄机：“桐始华，田鼠化鴽，虹始见”——这分明是天地写给人间的情书，字字带着草木拔节的脆响。

寒食与清明原似并蒂莲，唐宋以前，人们熄火食冷三日，以祭介子推的铮铮铁骨。苏轼在《寒食帖》里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墨迹里渗着孤臣的苦寒。而今寒食渐隐，清明独存，恰似文化长河淘洗出的珍珠，温润中沉淀着岁月的重量。陆游“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的喟叹，道尽千年游子共同的怅惘；再匆忙的步履，总该为记忆留一炷香的温度。

《礼记》载“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中国人的哀思总带着诗性的庄严。白居易描摹北邙山头“清明寒食谁家哭”，哭声里摇曳着《蓼莪》古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般锥心之痛，化作黄庭坚笔下“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的苍茫，又凝成归有光《项脊轩志》里“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的沉默。

江南人家携青团艾饺踏青扫墓，黄土高原上飘着幡。福建人“押墓纸”压住春愁，潮汕人“挂纸”如挂起绵绵心绪。最动人的莫过于《红楼梦》第五十八回，宝玉见藕官烧纸时说的那句：“只要心诚意洁，便是敬了”，道破中国人祭奠的真谛——慎

终追远，明德归厚。

清明不仅是追思的节点，更是重整山河的起点。《淮南子》记载“清明风至，则修田畴”，农人擦拭犁铧的手势里，藏着《汜胜之书》的智慧。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描绘“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祭祖后的春宴，让哀伤化作泥土里的种子。王禹偁在清明日写下“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转身却“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哀而不伤，恰似青瓷冰裂纹中的生机。

这节气里藏着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扫墓归来，总要簪一枝柳；拭去泪目，便尝一口润饼。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里写清明螺蛳肥糯，梁实秋谈母亲做的青团“碧莹莹像玉玺”，食物温暖着生者的胃，也延续着逝者的温度。

清明三候“桐始华”之日，总让人想起《诗经》里“其桐其椅，其实离离”的句子。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卷首画驴队驮炭而过，炭是余寒的句点，柳色却已浸透汴河。欧阳修笔下“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的热闹，李清照“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的娇嗔，都在证明：这个缅怀的节日，同样盛放着生之欢欣。

暮色渐合时，雨丝又织起轻纱。那些淋过唐宋烟雨的坟茔，此刻正被蒲公英的金盏照亮。当我们在碑前点燃香烛，火光中跃动的，何尝不是《论语》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庄重？而随风远去的纸鸢，正把《清嘉录》里“清明断鹳”的童谣，唱给云朵听。

清明是长享更短享的驿站，让我们在奔赴盛夏的路上，回头看看那些永远停在春天的人。也许真如陶渊明所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当细雨浸湿白居易诗中“棠梨花映白杨树”时，我们终于懂得：怀念，是生者为时光系上的中国结。

七律·清明祭奠先烈

(外三首)

刘茂子

回乡

烟云滚滚忆连年，
铁骨忠魂先烈眠。
热血丹心歌咏赋，
渭水洪翻翻激涌，
春光灿烂恰飞鸿。
峥嵘岁月功勋在，
雄伟神州荣誉宣。
矗立丰碑千万代，
英风浩气耀前贤。

桑梓

顺着黄河直向程，
乘车高速急归程。
春风伴我游春境，
田野随时播景盈。
雨雾千山云荡漾，
林幽两岸露飘轻。
清明值此回桑梓，
先辈功勋祭祖英。

感悟

浮生岁月若轮回，
依旧星河映碧穹。
锦绣千霞云雀跃，
紫林百色海龙宫。
芬芳光景万花染，
日照春秋五岳葱。
漂泊此身归宿处，
痴心追逐老顽童。